

548.31
2664

548.31
2664

劫

吳景超著

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黎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四九二五)◆

劫後災黎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吳景超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劫後災黎

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二

我們視察華南各省災區的行程，原定三月底開始的，但是因為交通工具沒有弄好，所以延遲到今天。我們原定的計劃，是到了廣西以後，便由各省的善後救濟分署，供給我們汽車，但自重慶到廣西柳州這一段，還得總署的重慶辦事處，替我們設法。總署在重慶的汽車，多是不能跑長途的，後來總算選了一部一九三七年製造出來的車子，請一位外國專家，加以澈底的修理，前前後後，一共花了五十多天，車子總算開出修理廠了。車皮新油漆了一下，外觀似乎還不差，開到南山去試車，來回也沒有拋錨，於是我們決定今日起程。

上午七點，我與同伴張視察祖良，便乘車離開了重慶，車上除了司機，還帶了一位銅匠，以便沿途發生小毛病時，可以馬上修理。從重慶到綦江，路上還很順利，可是一到綦江，司機發現車子轉動不靈，停下來看，車前的右輪，快要脫下，好幾個螺絲都鬆了。修理了半點鐘，繼續前行，一點鐘到東溪，便在那兒午餐。東溪的街上多乞丐，飯館門前的兩旁，都站滿了。我們的筷子剛放下，便有四個小乞丐，一擁而前，把菜湯殘飯，一齊倒到他們的飯碗裏，司機

及銅匠的餘食，則爲一大乞丐所獨得。

兩點再起程，五點半抵花秋坪，停一分鐘，觀山景。六點抵桐梓，住中國旅行社。本日行二六七公里。晚飯後去拜訪縣長沈旦，我們談了很多關於縣政的問題。桐梓是貴州的一個大縣，人口有二十六萬。這些人民每年所需的布和鹽，都要從外面輸入。縣長算給我們聽，桐梓的人，每年平均要添置一套短衣袴，每月要吃九兩鹽。一套衣袴，須布一丈五尺，以三百元一尺計，每人須四千五百元，全縣的人口，每年在布上便要花十一億七千萬元。鹽的價格，是七百元一斤，全縣的人口，以每人每月九兩鹽計，全年約需一百八十萬斤，即須支出十二億六千萬元。兩項合計，便要二十四億三千萬元。桐梓的人民，拿什麼東西，去換這些布和鹽呢？縣長說：桐梓輸出的貨物，有木材，青油，小麥，豬及豬油，但這些貨物，每年輸出的數量有多少，價值多少，還沒有人加以統計。

我又問沈縣長，目前他所感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他說是財政。本年縣政府的支出，最大的項目，便是公務員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依照中央頒布縣級人員待遇標準，生活補助，每人規定爲每月二萬八千元，薪俸加成爲八十倍，即此一項，全年支出，便在五億元以上。但是本年的收入，因奉令免徵田賦，軍糧，積穀和員役食米，便要短收三億六千萬元。除此以外，可靠的收入，只有屠宰稅，斗息，公租，房租等項，統計在一億元左右。收支兩抵，相差約四億元，縣中無財源可開，無論如何，也彌補不了這個缺額。惟一的出路，據說是發行縣公債，但

此事是否能夠得到上級機關的允許，還是問題。我翻閱縣政府的預算，最大的收入，是屠宰稅，到了七十八百萬元，其次爲房租，到了三千五百萬元，其餘的都微細不足道。目前縣政府的財政，建築在豬的身上，這是局外人所難想像得到的。

我於民國二十九年，曾因視察各省政務，到過桐梓一次，當時桐梓還沒有縣參議會，但現在縣參議會已經成立了。縣參議會的議事紀錄，以及鄉鎮保甲等自治機構的開會紀錄，我認爲是研究中國政治，中國社會問題的人的最好參考資料。我從沈縣長處，借到一本最近桐梓縣參議會的議事錄，順便抄下了下面幾段有趣味的問答：

董議員時敏問：楚米鄉元田壩中心學校，停課已在半年以上，不知縣府知不知道？

劉科長答：教育科因爲只有三個督學，本縣地區又極遼闊，人數實是不敷分配，所以有視導不周之處。剛才董議員所問，縣府實不知道，日內即派人去查。

趙議員興銘問：官倉鎮多數學校，已無形垮台，有些學校業已放假，也不知縣府知不知道？

劉科長答：請趙參議員給我一個書面的通知，以便派人調查。

趙議員興銘答：本席聲明，劉科長囑本人用書面通知官倉鎮學校多未上課一事，實有不能照辦之苦衷，因爲平時每當督學下鄉，都先有電話通知。若本席書面通知以後，縣府要派員下鄉考察，仍然是先去電話，各地也仍然上起課來，豈非本席說謊，所以本席聲

明，不能照辦。

劉科長：既然趙參議員這樣說，仍由縣政府自行派員調查好了。

這幾段問答，一方面暴露桐梓縣的教育的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示民意機關，對於行政機關，發生督促的功用。桐梓的參議會主席在開會時說：我們要督促政府走上賢能之路，決不助桀爲虐，應請地方人士放心。近年各縣設立參議會，實在是地方行政最可寶貴的一種收穫。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早沈縣長來送行，我們於早飯後出發，到遵義午餐。今天汽車給我們的麻煩，比昨天還多。在沒有到遵義時，車底下的拉鋼斷了一根，到遵義電焊，花了一萬五千元，可是沒有到貴陽，電焊的拉鋼又斷了。沿途拋錨了五六次，在貴陽城外，車胎又壞了一個，好在我們帶了備胎，所以下午六點，我們總算平安的到了貴陽，住在招待所，本日行二二一公里。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上午我們到貴陽會文街三十一號去訪問難民疏送站的主任余立銘及副主任胡玉琨。疏送難民，是善後救濟總署主要業務之一。自從湘桂戰事以後，內徙難民，多集中在貴陽及附近各縣，所以總署在貴陽設立一疏送站，辦理此項工作。貴陽的疏送站，是本年三月二十日成立

的，四月一日開始登記難民，十日開始疏送，三十日停止登記。已經登記的，有九千三百六十九戶，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一人。至五月十五日止，已送出難民六千一百零三人，疏送最多的一天，公路局開出難民車十八輛，每輛售票三十張，因為小孩是兩人一張票，所以一車所載的人數，並不只三十人。

難民的疏送，由登記調查開始。登記的工作，由疏送站與社會處，省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省參議會，市政府等機關合組難民登記調查委員會辦理。委員會在貴陽設立了九個登記處，每處有三位職員，一為疏送站所派，其餘二人，一由社會處委派，一由警察局委派。社會處與警察局委派的職員，是兼任的，每人每日只支津貼千元。登記難民時，以戶為單位，每戶有一張登記表，上載難民姓名，年齡，籍貫，還鄉地點，眷屬人數。難民資格的取得，係憑難民證，如無難民證則由當地保甲長或同鄉會證明亦可。登記以後，難民即得還鄉申請登記證一張，同時疏送站還要派人去實地調查。調查的主要目的，便是觀察難民的家庭狀況，是否真為無力還鄉。調查之後，即行造冊，並公告合格難民姓名，及搭車日期。這種公告，是油印的，貼於疏送站門口，及重要地區。難民看到自己的名字，已在公告的名單之上，便於指定日期，到貴陽公路總站去辦理搭車手續。這種手續，如何辦法，余主任約我們於明天親自到車站中去看。

下午我們到社會處去訪問達時處長，據他說，散在貴州各地的難民，當在六萬人以上。除

貴陽市已登記二萬四千餘人外，各縣已向省政府報告的，還有二萬四千九百十六人。我看到社會處所製的難民分佈表，大多數都集中在沿公路各縣。除貴陽市外，最多的在獨山，有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二人，其次爲都勻，有三千八百四十六人。其餘各縣，沒有一縣的難民，是超過千人的。據余主任說，將來貴陽的難民疏散完畢之後，還要在各縣繼續辦理。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早飯後，余主任即來陪往貴陽公路總站，看疏散難民的實際情形。公路總站，把辦公室劃出一部份來，爲辦理疏散難民之用。這一部份辦公室，有三個窗口，在第一個窗口，難民交出他的難民還鄉申請登記證，窗口裏的職員，問他的姓名，籍貫，年齡，以視與原來登記表上所填報的，是否相符。如果符合，便發給難民回籍證。登記證是每戶一張，而回籍證是每人一張，如一戶有四人，即發四張回籍證。難民取得回籍證之後，即到第二個窗口，領取換票證。這個窗口裏面，有兩張桌子。一張桌子邊上，坐着疏散站的職員，他憑回籍證發換票證。他的對面的桌子，坐着公路局的職員，他憑換票證發車票，將來再憑換票證與總署計算票價，由總署直接付與路局，不經疏散站之手。難民得到車票之後，即到第三個窗口，領取食宿津貼。大人每日五百元，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減半，不滿二歲的不發。由貴陽出發的難民，其遣送的終點有四：兩廣的難民，送至柳州與梧州，其餘各地的難民，送至長沙與衡陽。食宿津貼的總數，

除柳州以七天計外，其餘各地，均以十天計算，如到長沙的，即發五千元。難民領到食宿津貼及車票之後，便率同他的家小，提着他們的簡單行李，踏上爲他們預備的專車，重返他們的家鄉。難民到了終點以後，如還沒有到達家鄉的，由各地的善後救濟分署接送。在公路線上，疏送站還請地方政府，辦了若干臨時招待所，每所由疏送站津貼五萬元，以爲難民沿途住宿休息之所。

在戰爭之後，政府對於回鄉的難民，這樣優待的，我們在中國的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我們由公路總站回到招待所之後，貴陽市臨時救濟院院長史達來訪，並邀我們前往參觀。這個救濟院，收容難民，最多時曾達五百餘人，現在還有一百二十人。這一百二十人中，在農場工作的有二十餘人，在印刷部工作的有十二人，在洗衣部工作的十一人，在豆腐坊工作的八人。餘下來的，多爲老弱殘廢，其中缺足的，多係在逃難時凍傷，醫生爲保全他們的性命，不得不將雙足割去。此輩非短時救濟，所能解決其問題。史院長辦此機關，過去的經費，靠國際救濟協會供給。現在供給停止，因此這個機關，如何維持下去，大成問題。我曾問社會處的周處長，省府方面，是否可以設法。他說本年度貴州省政府的救濟經費，只有一百萬元，另向社會部請求事業費七千萬元，尙未批准，所以他對於這個臨時救濟院，也是毫無辦法。我於數年前，曾寫了一篇文章，在社會部所辦的刊物中發表。文章的大意，是說福利事業，花錢

很多，中國的人民，大多數是窮的，他們每年的收入維持最低的生活程度，還有困難，決拿出許多錢來辦福利事業。貴陽市臨時救濟院的難於維持，證明我以前所說的話，並沒有錯。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今日離貴陽往柳州，行至十四公里處，遇到一個高坡，因雨後泥濘，車子用盡了力量，總爬不上去，後來連馬達也不動了。司機與銅匠合作，花了幾點鐘的工夫，也沒有法子使車開動。最後，無可奈何，只好請司機搭便車回貴陽請救兵。經濟部器材總庫的盛主任今傑，是我多年的同事，承他的好意，派了一部卡車來把我們的汽車拖回貴陽修理。我們回到貴陽時，已是下午六點了。這次重回貴陽，即借宿於器材總庫。車子經檢查的結果，證明是時規鏈條損壞了，修理一下，起碼要四天。我們爲了修理這部車子，已經在重慶等候了五十多天了，現在只好再耐心等四天罷。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星期日至星期三

在貴陽候車四天，沒有別的事做，只好遊覽名勝，看書，談天。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今日汽車修好，九點我們離開貴陽，與盛主任夫婦告別時，我說希望這次出發，可以順利的到達柳州，不要中途再又折回，他們也揮手說南京見。可是行了二十四公里，到涼水井時，我遇到了生平乘車的最大危險。涼水井是一個村莊，約有十餘戶，在一山坡之上。汽車行至山坡之巔，我忽然看見車前的左輪，已經脫筭飛出，繼着便聽到輪盤碰到地面的摩擦聲，司機也知道出了事，可是煞車已隨輪胎跌落，無法停車。此時車行的速率，約每點鐘二十英里。既然無法停車，只好任其上前直衝，車子在三個輪胎上開行了約百碼，始行停下。好在路是直的，路上也沒有窟窿，得免翻車之險。我們下車來審查，沒有輪胎的那個輪盤，已經磨壞了。輪胎落在田裏，零件十餘種，盡散在路旁。司機與銅匠，先找失落的零件，有兩三件重要的找不到，原來給村中的小孩拾起，收藏起來了，結果還是由司機拿出兩千塊錢，才把它們贖回。很顯然的，今天已無法繼續前進。我們一方面打發司機把損壞的輪盤拆下，帶回貴陽去修理，一方面考慮今天的食宿問題。食的問題，比較簡單，因為我們帶了美國軍隊中所用的乾糧。宿的問題，我們知道在貴州的鄉下，不能有什麼奢望，只能在當前的環境之下，設法作最好的安排。我們從村頭巡視到村腳，最後選定蕭伯生的家，作我們今晚的宿舍。這一家庭，共有五口，蕭的妻及岳母，另有一子一女。他們茅屋，共有兩間，隔為四小間。左邊的兩間，蕭伯生自用。右邊的兩間，前面賣飯，後面一間，擺了兩個床鋪，鋪上有稻草，稻草上面，放着一條破爛不堪的絮。這就是我們今晚的宿舍，銅匠把我們的鋪蓋從汽車上取下來，我們沒有工夫來

審查破絮上是否有虱子，便把自己的鋪蓋放上去。

我們把鋪蓋放好，便到外間的飯桌邊坐下，與蕭老板的岳母閒談。他是貴陽人，轟炸最厲害的一年，家中炸光了，只好逃到涼水井來住家。他一共生了十一個小孩，有一個男孩，十六歲就跑開了家庭，至今毫無消息，如活着，該有四十多歲了。其餘的孩子，都生病死了，只留下一位姑娘，就是蕭老板的太太。這位老板娘，與隔壁的一位新娘子，是涼水井全村中，不穿打補釘衣服的人。其餘的人口，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的衣服，是沒有補釘的。隔壁新娘子，年才十五歲，父親山東人，母親安徽人，還有一位弟弟，不過十歲。他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因生活艱難，所以在二十天以前，便把女兒嫁給一位在公路局道班房做工的湖南人爲妻。他們在涼水井所租的茅屋，月租是二千元。

涼水井的惟一公共機構，便是小學校，設在一個破廟裏。教員住在另外一個村莊中，據說一星期只來教書兩三天，今天便沒有來。我們看廟裏擺着四張桌子，一塊黑板。學生名簿上，登記了有三十幾位，我們看不出這四張桌子，如何可以容納三十幾個學生。守廟的一位老頭兒，在天還沒有黑便上了臥榻。我們敲開門來參觀，問他先生明天來不來，又問他這樣那樣，他的答案是一律的，便是「不知道」三個字。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昨晚睡得很壞，一因房中霉氣太重，二因身上癢得利害，不知是跳蚤還是白虱在那兒作怪，三因蕭老板似乎兼做走私生意，半夜來了許多人，把房中一包一包的貨物搬出，僱了驢馬，馱進城去。天還沒有亮，又有人來敲門，把卡車上的貨卸下來，搬走的與卸下來的是些什麼東西，我們不是稅吏，所以也沒有仔細打聽。一天亮我們就起身，吃了三個雞蛋，一碗粥湯。雞蛋比重慶的還貴，每個八十元。我們在板櫈上坐着，看老板的岳母，預備今天的菜。到這兒吃飯的僱客，盡是些過路的擔夫，每吃一頓飯，取費五百元，菜是隨便吃的，不另取費。今天預備客人下飯的菜，共有五碟，一碟豆鼓，一碟炒豆，一碟葱炒包穀，一碟葱炒水筍，一碟炒辣椒。

我們等候到十點，司機從貴陽回來了，磨壞的輪盤已經修好，安裝如式，已是十一點二十分。一點三刻到龍里，我們便在那兒午餐。五點到馬場坪，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馬場坪離貴陽一一五公里。

我們休息片刻，便往訪西南公路局馬場坪站長邢先生，又到筆山鎮公所晤羅主任，詢難民過境招待的情形。據云：鎮公所可以白住，如住旅館，經鎮公所介紹，可以八折計算。吃飯由鎮公所介紹至各飯店，一飯一蔬菜，大人收費二二〇元，小孩收一二〇元。

馬場坪雖是交通要道，但幸未淪入敵人之手。前年湘桂戰事緊張時，難民大批的過鎮，因此而發生的損失，據羅主任估計，也在四億元以上。損失最大的是糧食，其次為房屋中的傢

具。逃避時是冬天，傢具多爲難民用作柴燒，藉以取暖。糧食都給過境的難民吃光了。雖然如此，當時難民因凍餒而死的，還是數見不鮮的事。現在事過情遷，市面頗爲繁榮，並無受災情象。鎮公所所辦公人員，待遇頗低。據羅主任說，他每月只得米二老斗，月薪二千元。去年所得更少，每月只有九十元。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早九點出發，行三十二公里，汽車又發生毛病，停車檢視，知道車前左輪的輪軸（羊角），已經斷了三分之二，如再開行，一定會發生翻車之險。這部舊車，潛在的毛病太多，平時工作不繁重，缺點暴露不出來，現在跑上長途，缺點便都一一暴露。我當時心中便決定不再坐這部老爺車了，到柳州還有好幾百里，我們非另想辦法不可。司機的打算，是想把輪軸取下，帶到獨山去修理，修理成功，還請我們坐原車到柳州。在拋錨的地方等了半天，果然來了一部商車，我們便做了黃魚，於五點到獨山，本日行一二五公里。

到了獨山，我把決定告訴了司機，要他把車軸修好後，仍把車開回貴陽或重慶，我們另搭商車到柳州。

今天我們第一次走到曾爲敵人淪陷的區域。前年十一月底及十二月初，敵人進犯黔南，據貴州省參議會的報告說，那時敵騎踏遍獨山，荔波，三都，都勻，丹寨五縣，焚掠之慘，史無

前例。我們今天拋錨的地方，離都勻縣城約二十公里。過了都勻以後，沿馬路上的房屋，便呈現出毀燬，破爛，以及臨時修補的現象。有許多房子，破牆還屹立着，但上面已無瓦蓋，地基上長的是青草。新的房子，多是泥牆，茅頂，磚牆瓦頂的不多見。除了破壞的房屋最爲刺眼以外，最足表示地方上的災情的，便是荒田。沿馬路的荒田，我們看到很多，但畝數無法估計。我們一到獨山，便去拜訪劉仰方縣長，承他的好意，請我們就住在縣府裏面，並由他介紹，我們還見到參議會的議長張秉國，及二區專員周希濂。綜合大家的談話，我們知道敵人於前年十二月二號到獨山，五號便離去。雖然在獨山縣只停留了幾天，但沿鐵路公路，及公路線附近十里至三十里，都被騷擾。縣城的房屋，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燬。收復之後，谷部長帶來五百萬賑款，原是爲救濟難民之用的，但當時的孔縣長，挪用了一百五十萬元，購買軍糧，交給駐軍充飢。蕭縣長接任後，又因墊付軍隊副食費，支用了一部份。到了劉縣長接事時，餘下來的款子，只有二十萬五千元。這二十萬五千元，應當如何利用，以救濟災民呢？縣長已將這個問題，交給參議會討論，還未得到答案。谷部長來過之後，第二個中央機關來的，便是善後救濟總署設立的黔南辦事處，去年三月間成立，至十月間撤消。辦事處在獨山所做的工作，一爲遣送難民，每人發數千元。二爲施散醫藥，有兩個外籍醫生，曾在此工作三個月。三爲辦理耕牛貸款，乃是辦事處與上海銀行合辦的，只放了二千四百萬。貸款不收利息，一年之後歸還。現在人民所需要的，一爲房屋貸款。我問縣長在獨山蓋一間房子要多少錢，他馬上請了一位包

工的來加入談話。據這位包工的估計，蓋一間房子，磚要十六萬八千元，瓦要七萬元，木料要八萬元，門窗要十二萬元，洋釘要一萬二千元，石灰要四萬元，另加工錢十七萬元，總數是六十六萬元。假如建築不用磚瓦的茅舍，花錢要少得多，但也要二十萬到二十五萬元。除了房屋貸款之外，人民所需要的，是小本借貸。獨山的利息，每月是百分之二十，利息在付本時扣去。假如政府能辦低利或免息小本借貸，人民必很感激。第三，耕牛貸款，最好還要續辦，現在一條牛約值六萬元，許多農民買不起。第四爲醫藥救濟，獨山縣的衛生院，每年只有經費二百萬元，現在院中有院長一人，醫生三，看護十，所有經費，還不夠醫務人員的薪津。黔南辦事處存在時，衛生院還可以不花錢得到藥品，現在藥品已用完了，但生病的人，還是很多，所以須要繼續救濟。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早五點半即起，縣長送我們去上車，發現昨日帶我們到獨山的商車，受了我們司機的慫恿，沒有向我們索取車費，於天未明時，便開走了。我們的司機，希望我們還是坐自己的車，讓他也可以早日還鄉。但是我們的志已決，不肯再拿生命來冒險。縣長同意我們的主張，便打電話到離獨山三十公里的上司鄉，要鄉長把我們昨日坐來的商車擋住，同時我們另外搭車趕到上司，終於坐上了昨日的商車。九點由上司開行，到南寨時，有警察上車查米，因貴州米價較

廉，省府禁止出口。行至三〇〇公里路牌處，出貴州，入廣西境，饅頭式的山峯，已呈現眼前。十點三刻到六寨，下車飲茶。我們前數年過此時，曾在此午餐，記得當時市面繁榮，不愧爲黔桂交界的大市鎮。現在此鎮幾乎全燬，恢復的房屋，不到五分之一。下午一點抵南丹縣，我們去拜訪縣長，沒有遇到，只會見李主任祕書，及參議會的莫議長。南丹縣於前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淪陷，十二月十二日即收復，縣城中的房屋，損失約四分之三。善後救濟總署的廣西分署，在此曾發急賑款二百五十萬元，種子肥料賑款二百萬元，耕牛貸款五百萬元，以及麵粉十五噸。此外還撥了一百二十萬元，修復縣立衛生院。在發放急賑款及麵粉之前，由村街保甲長調查貧苦無告的災民，列一清冊，由社會救濟事業協會，派人複查。社會救濟事業協會，是廣西各縣市都有的組織，有委員七人至十一人，由縣長聘請地方行政機關首長及熱心社會救濟事業之中外人士組織而成，縣長任主任委員，參議會議長任副主任委員。複查之後，便根據名單發賑，災民每人會得麵粉八斤，急賑款千元。種子肥料賑款及耕牛賑款，是通過合作社辦理的。晚至河池，宿大華旅館，本日行一八一公里。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早起即到河池縣府，縣長出差未遇，遇到祕書廖德文，及第一科科长葉萬機。據說敵人於前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縣城，去年五月二十一日才行退出。在淪陷期內，敵人將一部份房屋燒